

李惠泉

著



人心之暗，甚于

犯罪 X 无证

最熟悉的推理
却将恐惧推向极致

全国侦探小说大赛
最佳情节奖
中国故事会奖得主
烧×脑×力×作

世界上最可怕的，
不是毒药刀枪，
是真相。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李惠泉
·
著

犯罪无证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犯罪无证 / 李惠泉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17.6

ISBN 978-7-5008-6717-3

I. ①犯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124315号

犯罪无证

- 出 版 人 芮宗金
责任编辑 宋 杨
责任校对 董春娜
责任印制 黄 丽
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: 100120
网 址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电 话 (010) 62005043 (总编室) (010) 62005039 (出版物流部)
(010) 62379038 (社科文艺分社)
发行热线 (010) 62005049 (010) 62005042 (传真)
经 销 各地书店
印 刷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 24.75
字 数 405千字
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45.00元
-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井上林接到姜大明的电话是在凌晨五点半。

昨天晚上，井上林为一起案子忙到十二点才到家，洗洗刷刷到深夜一点才躺下，刚睡熟，姜大明的电话就打来了。他没有好气，发着牢骚，说你还让人活不活啊！你看看天，还没有亮呢。姜大明打着哈哈，说老井，你可不要怪我，你带我的时候说过，有了案子，不管什么时候，都要通知你。现在我通知你，你倒说我了。井上林无奈，说得了，你说吧，又有什么事。

姜大明是刑警队长，井上林的徒弟。

“阳明路前进饭店死了一个人，保卫处报案，说是被人杀的，我通知了付一、陆风、贾二亮，你赶快过去一下吧。老井，没有办法，刑警队几个人，就你有经验。这个案子，你们组负责吧。反正，你现在一个人过，有的是时间。好了，就这样。”他挂了电话。

“这个姜大明，我真是白教育了他，现在用我的办法对付我了，真有他的。”井上林三十五岁，结婚三年就离了婚，没有孩子，一个人过。他长得不高，人有些猥琐，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刑警。只是那对小眼睛，白多黑少，透着狡黠。特别是他露出白眼珠的时候，让人感到心悸。

他在自来水下面冲了冲头，就下了楼。

到达前进饭店，刚停好车，饭店保卫处处长丹长庆就跑了过来，问是不是市局刑警队的。井上林说了自己姓名，还说这个案子由他负责。丹长庆要带他去现场，他说等等，等法医到了再说。刚抽完一根烟，法医付一带着人就到了，紧接着他的搭档陆风、贾二亮也到了，几个人一块进现场。

饭店共十层，位于阳明路最好的位置，它的东边是青昌市政府，青昌市是省会

城市。西边是省国家安全厅，南边是马路，北边是市政府宿舍。死者位于五层靠东边第一个房间，房间是标准的双人间。前进饭店在青昌市不是最好的饭店，应该算是中等的吧，一晚上三百多块钱，但在一九九四年也不算便宜。

付一开始工作。

在一张普通的双人床上，淡蓝色的床单上印有片状血迹，床上有带血的 A 字标志的挂绳，地上有一把锤子，锤子上可见毛发、血迹，床上还有一把双刃匕首。尸体位于房间地面上，头西脚东呈侧卧状，地面上可见 50 厘米 × 70 厘米大小的血迹，在尸体北边有一把刀鞘，尸体南侧地上有一把黄色小刀。付一提取了锤子、匕首、黄色小刀、床单、挂绳等证物。死者为男性，年龄约五十岁，四肢、胸、背部被刺数刀。付一鉴定：死者左前臂可见贯通刺创伤一处，右手背刺创伤一处，右膝外侧刺伤一处，头部有钝器伤。死亡原因系重度颅脑损伤合并失血性休克。

房间里没有发现任何证明死者身份的材料，也没有发现任何有价证券等物件。付一检查完了，叫来了车，把尸体送回局里做进一步检查。井上林这个组，就是一辆破桑塔纳，陆风和贾二亮没有汽车，打车过来的。付一走后，三个人坐在车上。陆风问，我们下一步如何办？井上林说，先回家睡一觉，明天上班再说。

“警官，是不是先调查派出所上报的失踪案件？”贾二亮刚二十七岁，一听说有案子就特别兴奋，根本睡不着。陆风接着说，我看可以，我们先到市局办公室，就可以查清楚了。井上林说，那也要等上班再说，你们不睡，我可要回去睡了。

他没有刷牙，满嘴都是不好的味道。

“那好，先送我们回市局。”陆风不高兴了。

井上林没有理她，开着车，把他们俩送到市局，就回去睡觉了。两人来到市局门口，天就亮了。贾二亮说，我们先找个地方吃了早饭，再调查吧。陆风说，也只能这样了，跟着这个井上林，我看办不出什么漂亮的案子，你看他那个窝囊的样子。

“唉！这男人没有女人就算完了，你看他，脏成什么样子了？没有人管的男人，就是没有套上笼头的马，野了啊！二亮，你为什么还不找对象，我帮你介绍一个吧。”陆风一边走，一边和贾二亮调侃着。

贾二亮没理她。

两个人吃完早饭，贾二亮突然想到，还没有调查那个死去男人登记的身份呢。

他跟陆凤说了，两人又返回饭店，找到丹长庆，说明了来意。他带着两人来到服务台，询问那个死去的男人情况，服务员拿出登记册，只见上面写着：高林生，五十三岁，九江市人。登记的单位是九江市盛大贸易公司。登记的时间是三天前，也就是说，他是三天前住进来的。

“名字可能是假的。”贾二亮说。

陆凤问为什么，说没有调查，怎么知道是假的？贾二亮说，是我的推测，如果他陷入了一件秘密事情，不可能用真身份证登记。他让丹长庆把登记的表册复印一份给他。材料复印好后，贾二亮叮嘱他，有什么新的线索，马上报告。他留下了刑警队电话和三人姓名，就打车走了。

早八点，井上林坐在办公桌边吃油条。

“去了饭店，调查登记情况了？”他头都没有抬，随便说着。陆凤瞪大眼睛，问他为什么知道。他鼻子冷冷哼了两声，怪声怪气地说：“没有我不知道的，我还知道你陆凤背后说了我的坏话，我告诉你，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。你们俩记着，不要看不起我，我的经验你们这辈子也学不到。”他那不屑一顾的神情，让两人非常气愤。陆凤要说什么，被贾二亮拦住了，他要看看井上林下一步如何做。

“二亮，不要那样瞪着我。”他瞟了对方一眼，脸上肌肉松弛下来了，“我就喜欢你这倔脾气，像我，不服输。好好学着吧，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侦探。听着，我给市局打了电话，他们调查了近来失踪人员，我进行了排查，发现省进出口公司副总经理谢易梵特别符合条件。他是三天前失踪的，家里联系不上他。我约了他的妻子莫美琪九点在市局门口见面，如果是他，我们就可以开展下一步调查。”

“你昨晚回去后没有睡？”陆凤问。

“你说呢？”井上林瞪了她一眼，拿着根油条一边吃一边向姜大明房间走去。姜大明刚走进房间，屁股还没有靠着椅子，一看他走进来了，就叹着气，说师傅啊！你让徒弟喘口气。不就是死了个人吗？青昌哪天不死人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

“那我走了。”他扭头要走。

“站住。”姜大明喊住，“师傅，我算服了你，说吧，越简单越好。九点钟我还有个会，是王明阳局长主持的，晚了不好，你知道他的脾气，我不想挨训。”他泡好了茶，端起来喝了一口。

“队长，是王明阳代局长。”井上林多说了一句。

姜大明瞪了他一眼，特别不高兴。

井上林嘿嘿笑着，扼要汇报了事情经过。

“先查着吧。这种无头案子也不是第一起。老井呀！先把人的身份弄清，再查死亡原因，当然，抓住凶手是第一的。我向你保证，如果这次破了案，我争取给你记功。不要拒绝，有了功，下次分新房子，你就可以多记几分了，而且可以涨工资，你不是嫌钱不够用吗？对了，公事说完了，说点私事。”姜大明靠近井上林，还递给他一支红塔山，小心地说：“告诉我，还没有女人吧？我给你介绍一个，她叫……”

姜大明话还没完，他就摆手：“再说，再说。”扭头就往外走。走到门口，他又站住：“队长，是不是再给我们一台车？这样的案子，我们要到外面跑，没有车不好耍啊！”

姜大明生气：“没有车，命倒有一条。”

“那把队里那辆三轮挎子给我们吧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姜大明话还没有说完，他就拿起桌子上的摩托车钥匙走了，气得姜大明在后面骂人。回到办公室，井上林把汽车钥匙抛给了贾二亮，说从今天起，你们俩坐车，我开那辆三轮挎子。贾二亮拿着钥匙，仿佛不认识井上林一样。他和陆风都知道，整个刑警队，就是三五辆摩托车，非常紧张。而他拿来的这一辆，是姜大明用的。没有人敢从队长手里抢车，除了井上林，找不到第二个人。

“警官，真有你的。”陆风夸他。

“不说我了。”井上林眼睛瞪了她一下，但温柔多了。陆风说，我说你是为了你好，你一个人过，没有个女人管着不行，男人都需要女人管。“好啦！以后我们可以不挤公共汽车了。要不，汽车还是给你吧，我跟二亮坐那辆摩托。”

井上林摇了摇头。

“我查过了，进出口公司离前进饭店也不过一站地，谢易梵的家又在青昌市，如果是谢易梵，就有些麻烦了，这里面肯定有些问题。你们想想看，一个家和单位都在市区的人，为什么要开房间呢，还用假名开房间？不值得怀疑吗？”他分析着。

“男女作风的事……”

“贪污受贿……”

贾二亮和陆凤讨论了半天也没有结果。

“没有什么可讨论的，我们还没有进行深入的调查，就这样讨论是不合适的。反正，这是一起复杂的案子，我有这样的感觉，你们要打起精神来，好好做事。二亮，你是公安大学刑侦专业学生，现在是你发挥作用的时候了；陆凤，你是国际关系学院毕业，你的知识也用得着。好了，把相机、录音机带上，到时候，我问，你们俩记录。不管有用没有用的话，都要记上，因为，现场是很难分辨出有用无用的。”井上林做这样的事情多年，经验是别人无法比拟的。

贾二亮和陆凤佩服他的，也就这一点。

公安局长去省党校学习了，局里由王明阳代理局长。他是刑警队出去的，所以，这一亩三分地他说了算。姜大明明白这一点，井上林当然也明白。

市公安局门口，站着两个女人。

井上林走了过去，询问：“哪位是莫美琪？”

高点儿的女人走上前：“我就是。”她指了指边上的女人说：“她是我妹妹莫丽琪，陪着我来的。你是警官井上林？”

井上林点着头，还把贾二亮和陆凤做了介绍，说这起案子由我们负责。他劝她们不要激动，说人还没有看到，也许不是你要找的人呢。莫丽琪说，我姐好几天前就跟我姐夫联系不上，一定是出事了。我们害怕呀！最好不是，如果是，让我姐怎么过呀！莫美琪拉了她一把，不让她往下说。

两人坐上贾二亮的车，一块儿朝市局刑事中心开去。

市局刑事中心在郊区八一乡，有点儿远。车上，陆凤与她们聊开了。莫美琪说，我在青昌市美术学院当老师，我妹妹在蓝天职业技术学校工作，也是老师。我们一家都是老师。我父母都是中学老师。她还说，我有一个女儿，在美国读书。陆凤问起谢易梵的情况，她说他是上海人，在青昌没有亲戚，上海还有父母，一个弟弟，一个妹妹。家庭不是很富，但是不缺钱。贾二亮一边开车，一边问起他们夫妻情况。莫美琪半天没有吭声，她妹妹抢着说，我姐跟我姐夫关系挺好的，说不上恩爱夫妻，但也不是同床异梦，都五十多岁的人，结婚几十年了，肯定是稳定的。

贾二亮没有再问。

汽车到达刑事中心，莫美琪见到尸体，确认死者是谢易梵。她没有号啕，也没有流泪，只是双眼潮湿了。而她的妹妹，则哭得喘不过气来。井上林让陆凤和贾二亮陪着她们去会议室，让她们休息一会儿，再进行询问。她们一走，井上林询问付一有没有新的进展，付一说，我们找到了一枚指纹，看样子，凶手是个惯犯。他说

死亡时间应该在夜里两三点钟。从门锁没有被破坏这一点上看，凶手应该是死者的一个熟人。

井上林扼要地说了谢易梵的情况。

“老井，我看他妻子那个情况，应该有什么隐情，而且，我判断，她有心理准备，否则，她不会是这个样子。好好调查吧，有什么事情，我们再沟通。”付一说了几句就走了。

井上林来到会议室，两个女人已经平静了。

“莫老师，”井上林走到莫美琪面前，“为了找到杀害谢易梵的凶手，我们需要你们配合调查，请你认真回答，记住，你们的每一句话，都会成为法庭上的证词。回答问题，是就是，不是就是不是，不要含糊。”他转向她妹妹，对你也是一样，没有问你，不要插嘴，问到了你，你就说，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。

“我们知道了。”姐妹俩回答。

几个人坐好，开始询问。他先问莫美琪。

“你与谢易梵最后一次说话是什么时候？”

“五天前。”

“具体点。”

“几天前，应该是八号的上午十点多吧，他从九江打来电话，我们家电话有显示，那上面有九江的区号，没有错的。他说在那里要办点事，三四天就回来，我还叮嘱他不要上庐山，说一个人不方便。他答应了，就挂了电话。一直到前天，我联系不上他，给他打传呼，他也不回电话，我就感觉有事；给他单位、同事、熟人都打了电话，没有找到他，这才报了案。”她说话很有条理，不紧不慢，停了一会儿，喝了口水，继续说，你们知道，他是做进出口买卖的，一天到晚都在外面跑，经常不在家，我们也就习惯了，没想到出了这样的事。她看了井上林一眼，说：“你们是不是觉得我没有哭？我是哭不出来啊！你们应该知道，最伤心就是哭都没泪啊！”

莫丽琪接着姐姐的话说，我姐的话没有错，她跟我姐夫结婚快三十年了，从来没有吵过架。我知道你们要问什么，我姐夫在外面没有女人，这个我可以肯定。他经手钱财很多，但他绝对没有贪污受贿的事情。我们认识有三十年，我能不了解他吗？一定是因为别的什么事情，才遭人暗算。

“警官同志，你们一定要为我们找到凶手，还我们一个公道啊！人可不能这样白死了。”她长得比她姐姐漂亮，最少年轻十岁，也就三十多岁的样子。一看就是那种活泼好动的一类人。

“知道他身上都带了些什么吗？”

“身份证，银行卡。现金我不知道有多少，但不会少于三千块钱。银行卡号我不清楚，他不告诉我，我知道他的呼机号。”莫美琪把呼机号告诉了井上林。

“他有仇家吗？”

“绝对没有。”莫美琪斩钉截铁地说。

“女人也没有？”陆凤接着问了一句。

“我妹妹不是说了吗？”

井上林盯着莫美琪：“我们现在问你。”

她犹豫不决。

“我说过了，你回答有还是没有。”

“对不起，警察同志。你是男人，你应该知道，这种事男人是不会告诉他妻子的，我没有看出他外面有女人，但是，我不能确信他外面没有女人。反正，我没有感觉出来。也许，我太爱他了，我不相信他外面会有女人。”她的话明显有些有气无力。

“你怎么确信他外面没有女人？”井上林又盯着莫丽琪。莫丽琪慌了，你们不要这样看着我，我怎么确信？当然是相信我姐夫的人品，一个爱着自己妻子、女儿，爱着家庭的男人，外面怎么可能有女人呢，这不是笑话么？“好了，你们相信也好，不相信也罢，调查去吧，我姐不是说了吗，这样的事情，也许我们女人看不出来。”她有些往后缩。

“这样吧，可以叫你女儿回来，暂时不要告诉谢易梵的父母。等我们这几天调查有了结果，我们会与你们联系的。对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不要离开青昌市，我们随时会进行询问。”井上林问清楚了她们家的电话和她们个人呼机，就让贾二亮送她们回市里。

“二亮，把她们送回去，到她家里检查一遍，看看有没有重要线索，完了你和陆凤就去调查谢易梵呼机情况，他办公室电话情况，包括银行卡情况。中午，我们在队里碰面，下午，我们去进出口公司。”他交代。

贾二亮带着莫美琪姐妹走了。

井上林再次来到前进饭店。

“丹处长。”他走进保卫处办公室。丹长庆一看是井上林，连忙站了起来，倒茶，拿烟。他摆了摆手，让丹长庆带着自己来到服务台，找那个接待谢易梵的服务员。服务员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，不到二十岁。她一看穿着警服的井上林，就有些害怕。

“不要怕，这是警官同志。”

井上林说，我就问你几句话，说真话。

女孩子点了点头。

“那个男的是几点钟来登记的？”

女孩子有些发蒙，不知道问哪个男人。

“就是那个死了的男人，他叫谢易梵。”

女孩子“啊”了一声：“十点钟吧。”

“十点多还是十点？”

“应该是十点整，我看了表。”

“也就是说，他是死前两天前来的。他住进以后，有没有发现有人去看过他？房间里只有一部内线电话，我查过了，没有打过电话，他有没有到服务台打过电话？”他认真地问着。

服务员说，房间客人没有打过电话。但是，第二天，他一大早就出去了，很晚才回来。客人来访没有登记，我们也弄不清楚有没有人找过他。服务员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，她看见一个穿着时髦的女人，年龄约在四十岁，也许还要小些，去了五楼。她说我看过电梯，绝对是五楼，去没去那个客人房间，我不知道。

“女人是青昌市人？”

“对，是青昌口音。”

井上林认真做了笔录。

“丹处长，这是一起复杂的凶杀案，除了我，你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案情，如果发现了什么新的线索，马上向我报告。”他再三交代。

“一定，警官。”丹长庆毕恭毕敬。

从饭店出来，井上林看了看左右，推测是什么人约了谢易梵在这里碰面。马路

对面，是青昌大厦，青昌市绝大部分外商商社都在这里。从青昌大厦再往西走两站，就是谢易梵的进出口公司。它属省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，正局级单位，省里重大进出口买卖，都归它负责洽谈，是个相当不错的单位。井上林更知道，自己的哥哥井上森调来青昌前，就是进出口公司董事长，所以，他清楚这个单位。

井上森在他脑子中一闪而过。

他开着摩托车过了马路，停在青昌大厦前，走进了保卫部。部长吴仲川是他朋友。他推开保卫部大门，就看见吴仲川坐在那里，训斥一个小保安，一见井上林进来了，马上挥了挥手，让他走了。

“又有什么案子？杀人案。呃，现在人们都疯了，动不动就杀人。我不是看不起你们公安局，没有几个案子破得了。好，好，我不说，说了你又不高兴，看你样子，好几天没有洗澡吧？老井呀！水艳红那个人不错，前几天我还见到了她，还没有找呢，要不，我说说，你们还和好吧。搭帮过日子，总比一个人过强。”吴仲川啰啰唆唆讲了一大堆。

井上林打断他，说了前进饭店案子，让他多留点心。

“你怀疑凶手在我们大厦？你没有吃错药吧？”他十分不满。

井上林“嗯嗯”地笑了，没有说话。

“你没有憋着好屁。”吴仲川骂着。

下午，井上林带着人来到进出口公司。

三个人坐在进出口公司会议室，等着领导。办公室主任孔泉来了，告诉他们，总经理出国了，还没有回来，有一个副总经理，他跟谢易梵关系不太好，不愿插手。有什么事情你就跟我说吧，我做不了主的，可以请示。井上林问，你知道谢易梵的事？他说知道，是他的妻子莫美琪告诉我们的，我电话请示了总经理，也向上级机关汇报了，我们一切听公安局的。

井上林询问了一些有关谢易梵的情况。

孔泉一一做了回答，告诉他们，谢易梵是负责进口的副总经理，今年应该是五十三岁。他二十五岁进入这个单位，就没有离开过，一步一步走过来的。他是整个进出口公司最懂业务的人之一，负责公司进口一部和二部，业务量很大。说到他的为人，孙泉接着说，他跟大家关系都蛮好的，和领导之间的关系也挺好，从表面上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。井上林问谢易梵跟井上森的关系，孙泉说挺好，两人挺熟的。是同一年进入进出口公司的，井上森是谢易梵的上级。井上森调到青昌当副市长，就很少来公司了。

井上林要查看谢易梵的办公桌，他同意了。

井上林把柜子和桌子打开，没有发现一点有用线索，只是在他桌子中间那个抽屉，发现了一抽屉撕碎的A4复印纸，上面画着十二生肖画，还有英文字符。有些生肖画被肢解了，如兔子的腿，马的头。英文字符像公司码，残缺不全，拼不出任何字义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井上林问。

孔泉说，我忘记跟你说了，谢易梵是美术学校毕业的。他跟莫美琪是同班同

学，后来进入公司，就没有再画了。但是，他喜欢画画，画得蛮好的，这些东西，大概是他创作的草稿吧。井上林让陆凤找了个袋子，把那些破纸装在袋子里，他要带回去研究。

三个人仔细看了看桌子上的每一页纸。

“老井，都带走吧。”贾二亮说。

“好，你们好好弄，都登记，全部带走，包括物品。”他再三叮嘱着。

贾二亮和陆凤整理登记物品。

井上林把孔泉拉到一边，询问谢易梵负责的两个进口部情况。孙泉说，进口一部经理叫黄鹂，三十多岁，对外经贸大学毕业，已婚，一直跟着谢易梵，是他最为得力的助手。她在外地，我给她打了电话，得知谢易梵的情况，十分震惊。进口二部经理叫左鹏，三十多岁，是从青昌市进出口公司调过来的，也是做这个工作的老人了。我打过电话，他知道谢易梵的事后，根本不相信。等这两个人回来了，我给你打电话，你再过来。

“那好，麻烦你了，孔主任。”

“应该的。出了这样的事情，公司每一个人都感到震惊，希望你们能有个结果，否则，会带来很多问题的。”有些话，孔泉显然不愿说多了。

“总经理回来，告诉一下我们。”

“一定。”孔泉伸出手，使劲握了握。

走出进出口公司，三个人坐在汽车里碰头。贾二亮说，银行查了，没有发现他有太多存款，一张银行卡上有十万块钱，没有动过。去过通信局，也没有发现可疑的电话和传呼。也就是说，这一块没有进展。陆凤说，从今天我们的调查来看，孔泉说的情况，都是面上的情况，没有任何价值。谢易梵办公桌里的东西，特别是那些有文字的东西，我们只有回去仔细看，才能判断出来。

“谢易梵家里呢？”

陆凤摇了摇头，没找到有价值的东西。

“他没有私人物品。”贾二亮说，谢易梵家，他没有个人东西，都是莫美琪保管的，不会有价值的。井上林叹着气，说办案总是这样，案子折磨着人。没有线索，是最为挠头的。我们都想想办法，看看能不能找个突破口。

“我有直觉，这是一起重大案件，一起复杂案件，那个杀谢易梵的人，正眼睁

睁地看着我们，看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呢。”井上林抽着烟，望着外面。

贾二亮和陆凤都瞪着眼看着他。

井上林每次这样说话，都让他们感到全身冰凉。不是他们害怕什么，是他描述的那个世界太恐怖了，让人毛骨悚然。他们跟着井上林还不到两年，近两年来，他判断的每一件事，事后都被证明是对的。陆凤背后说他是鬼，贾二亮说，人如果活到鬼的境界，是要有智慧的。他还说，不是每一个人都当得成鬼的。今天他这样一说，两个人都不吭声了。

“陆凤，害怕了？”

“是，老井。”陆凤脸色不太好看，白惨惨的，“你跟姜大明说，让我离开你吧，你换一个人，我确实有些害怕。我感到你有些像巫婆，你那张嘴，吐出什么事来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。”她说了真话。

“二亮，你也想走？”井上林问。

“笑话，我贾二亮就不相信你的判断是对的。我就要看着你一步一步把案子破了。我怕什么，我还不知道这世界上有我怕的东西呢。陆凤，不要犯傻了，你走不了的，姜大明不会让你走，井上林也不会让你走。”他朗声说着。

井上林哈哈大笑。

“真的？”

“假的。”

“那我……”

井上林说，你走不了，你愿意也好，不愿意也罢，都要跟着我。跳黄河也不要让我一个人跳呀！我们是搭档，是不是太不够意思了？陆凤无奈，警告井上林不要吓唬她。井上林答应了。三个人，找了饭馆，吃了晚饭。是井上林埋单的。陆凤说，你一个人，钱多了也没有用，我们还要谈恋爱呢。井上林无奈，只好乖乖掏钱。

到家的时候，他发现门已经打开了。

这是公安局分的一套小二居楼房，是20世纪80年代盖的，算不错的了。离婚后，妻子搬了出去，他一个人住着。父母已经去世，他是哥哥井上森带大的，除了哥哥，他没有任何亲人。他推开门，一见到坐在沙发上的人，就有些愕然。

“你……”

“上林，我回来看看，你不会讨厌吧？我听吴仲川说，你接了案子，很忙，我也没有什么事，就回来给你做饭。吃饭吧，饭都凉了。”前妻水艳红说。桌子上是炒猪肝，虎皮青椒，麻婆豆腐，红烧排骨，都是他最喜欢吃的菜。还有一瓶他爱喝的四特酒。他多久没有这样吃饭，已经记不清了，反正，离婚后，就没有正经吃过饭。

食欲诱惑着他，他拿起筷子就吃。

“好吃么？”

“嗯，好吃。”他随口说着。

水艳红家在青昌市，父母是房管局的一般干部。有一个弟弟，在郊区当一般干部，很少回家。离婚后，她住在家里，井上林知道她日子也不好过。娘家娘家，结了婚的女人真的要把娘家当成家，就麻烦了。她求过他，让他求求当副市长的哥哥帮自己安排个好点的工作，他拒绝了。她没有办法，自己找了个工作，工作单位正好在青昌大厦办公，跟吴仲川经常见面。要说两个人也没有什么大事，水艳红嫌井上林老是不在家，经常加班，结了婚跟没有结婚一样，又不讲卫生，邋遢得不成样子，她就念叨，他就烦，时间长了两人就吵，一吵就嚷着离婚，一说出口就收不回，就这样离了。

两人都有些后悔，却都不愿开口。

也不知道吴仲川做了什么工作，这是水艳红离婚后第一次过来。吃完饭，她收拾好碗筷，他也没有拦着，在他心里，仍然把水艳红当成这个家里的人。他问她有什么事吗。她说没有。他问爸爸妈妈好吗。她点着头，说他们老念叨你。井上林答应有空去看看。他告诉水艳红，我们虽然离了婚，但你父母对我挺好的，我一定会去看他们。

“上林，我找你……”

“有事你就说，能办的一定办。”

水艳红说，弟弟水艳明两个月后要结婚，手头上有些紧，能不能帮帮他。井上林说，我明天就与他联系，这件事你不用管，缺多少钱我想办法。我手头上还有三万块钱，还是我们离婚后我攒下的，等下你拿走，反正我一个人也没有什么用。水艳红要打借条，井上林恼了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我缺这些钱吗？你这样做是看不起我。